



保間堂集卷第二十二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延珪校

墓表 祭文

憲副錢公改葬墓表

邑先達憲副道充錢公崇禎甲戌葬墅橋越三十餘年歲庚戌曾孫孫保遷葬於蔣祁之新阡孫保余婿也徵其故則曰昔者墅橋旣窆先君國學公得異夢焉憲副公之靈實告之以是命孫保必改卜宅兆而後卽安而今而後豈日宜我後人亦唯先君之遺言



勿墜而已矣余惟葬地之說程子所云死者安則生人安非特吉凶之謂也蓋形魄歸而魄氣從之通於大易精氣爲物游魄爲變之義有不可誣者今聞墅橋啓壙日水漬棺牆一如三十年前夢中所告異哉幽明感通何弗爽若是歟審如是去汙泥而就安宅吾知憲副之靈必泯然樂歸於斯丘矣而孝子慈孫其能已於遷乎若今蔣祠買地經營皆孫保典書鬻產勉力竣事將伯之助未嘗謀及親房夫甘一身之困窮而日夜圖先人之朽骨揅是心也貽福方來余

將以天道決之豈獨問諸黃壤哉憲副遷時余亡女實祔昭穴顧老病杜門不能執紼會葬是用因孫保之請輒題數語以附於墓門之陰

顧朗仲先生墓表

萬曆間吾虞有孝廉曰顧朗仲先生實出先文毅門下先君子從講業焉先君子每爲余言先生之爲人也蚤歲廓落不羈迨學成而行立名聲滿天下負偉人碩士之目先文毅故重許之以有爲而不幸卒無以爲也先生以庚子舉於鄉以丁未卒年僅四十有

一今丁亥先生之孫鈇改葬先生虞山之西昔所謂
藤谿山居者而余以通家末輩念欲明先生之道以
俟諸後起廼撫大畧表於墓上曰先生諱雲鴻字朗
仲世嘗熟人甫四歲知痛其母長哭祖父殆將滅性
事繼母伯兄終其身無怠初讀書於東林之密娛室
再讀書於拂水山房徹扎飲羽爲諸子先於時虞山
之文如雷鳴夏四方同人爲輟響焉晚卜築藤谿益
復沉覽百家大放厥辭手之所較筆之所書傳習倣
效比於風靡其取友也必其事親孝與士信而謂游

光揚聲雌唱雄和者不可與之朝夕其遇事也謝竿
牘如浼聲大義若渴以故跂慕流羨者愈多而屏息
歛氣者亦不少其文之誌一人敘一事也侃侃持是
非不肯以佞其念先文毅國士之知也爲傾心以護
其身後視其兄大叅公有加至焉大叅故先文毅闡
中所取士也蓋先生之道明志強骨篤厚直方一時
景其文采震其聲名而人不敢以名士盡之庚子計
偕過淮上目擊稅璫張甚入闈對策痛哭言之歸而
伯兄方建節河上因稽古今大勢作治河策邵伯河

碑界首新河記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而卒天公車藏於家者雪菴集數卷而已嗚呼先生真不遇者耶先生生萬曆全盛之時風恬日熙老死無所跼蹐故握鉛槧者盡其才服仁義者高其行先生以沉思篤學爲時宗尚第五之名不數驃騎今讀其主窮文藤谿山居記於侘傺無聊之中擁書行吟樂志山水雖短晷之幾何而盛時之難再後之視昔豈盡云不遇也或曰先生生世則遇矣惡在其必傳先生歿後四十年餘其子若孫好古負竒不鳴不躍旅困於時餘子碌碌操觚以嬉餽飮起譽巧猶取肥必如先生潔剛育德勤苦自爲餓死溝壑無乃狂癡嗚呼先生道可廢歟夫可廢於今者必不廢於後可廢於童蒙之徒者必不廢於沉深峻偉确然樹立之士然則先生之道傳不朽以俟後起之君子無疑也嗚呼先生後有拜其墓者老藤古木谿流環之黃墟新築青山舊時文人之鵠志士之師越千百世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令甫錢君改葬墓表

錢君諱世顯字令甫世嘗熟人山東按察司副使諱
順德之中子娶徐氏工部尚書諱棧之從孫女君夫
婦行事詳誌銘中足以傳矣而君之孫孫保謂君且
改葬也屬予書墓上之石予按君歿時年二十五遺
孤謙貞甫三朞耳歿二十六年而謙貞寔君壻橋以
從憲副公於地下又十二年而臺使者疏徐氏苦節
於朝表其門曰貞節又十三年謙貞卒又三年節婦
卒越明年庚寅臘月十一日孫保啓君之窆與節婦
合葬長興之新阡古者墓大夫掌族葬之法君之祔

憲副公兆域相望矣去而改殯禮歟曰節婦之志也
婦人之義從夫今用節婦故而新是謀禮歟曰不惟
其志惟其禮國家弘獎風教下及閨中孀婦無沒其
修名洵盛典也今使節婦從君於昭穆之列封樹有
闕百年而後牽車入陌節婦之行無傳焉是委盛典
於草莽也孫保曰吾敢棄先人之寵禮固有去祔葬
而應得大葬者此也若會典所載旌於門而已復旌
於墓禮歟曰今茲距崇禎甲申蓋七年矣當此之時
睠念國恩罔敢失墜庶猶故家舊俗之思焉在漢之

季有不忍廢祖臘以祀其先人者綽楔煌煌夫非錢氏之臘歟亡於禮者之禮也故曰惟其禮不惟其志也嗚呼君不幸天死然而有婦弗辱難矣謙貞孤童成立卒能列上母節俾君之名牽連特書以膺朝命抑又難矣今其改葬也孫保伐石作表冢前雙闕一如旌閭故事從此墟隧之間國恩綿邈先德彰聞不亦善乎惟君有婦有子而又有孫天故天瘥其身以昌大其後也於是乎可徵也已孫保予婚也嘉其能備禮以承志故推明其意以啓後人其勿壞

進士餘姚令王中恬墓表

天啓癸亥余始識中恬兄於文會中嗣是濡毫對案以文字相考訂者無虛月至丁卯邑中鄉舉凡五人而余與中恬暨兆吉王兄令憲繆兄四人者研席舊交相好也公車之役行則聯舟儻必並舍踰躋牢落逾相恤也崇禎丁丑余幸通籍旋奉譴謫歸里至癸未中恬偕其子比部君成進士父子同升稱曲江盛事其明年爲甲申中恬謁選白下得餘姚令又明年爲乙酉余與中恬兆吉遂長隱市門矣三人中余獨

多難又未嘗不相响相沫也康熙辛亥中恬久病不起今三月兆吉亦逝蓋余之友朋盡矣憤憤無聊中比部君屬余爲墓上文嗚呼余將何以謝吾友也夫世之盛也士大夫起家兩榜者自非甚庸猥中外敷歷必將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方余與中恬接席揣摩時意未嘗不在取榮一第而聲施無窮也豈知時命大謬以中恬才力可以有爲而莅任姚江席未暇暖退伏閭巷天實與之而復尼之此余所爲拊心歎息者也然中恬生平以孝事親以嚴憚事兄以解推

周給惠其族黨而於交游故舊握手綵綵尤多恩意比部君假歸奉養傍山開園割鮮置俎然非親朋列坐卽舉觴弗快也少精制義執經就正之徒發矇無勗色老悟竺乾易簣纏綿之際照了如平時蓋嘗論之篤行如彥方達識如輔嗣成就人才如河汾中恬殆兼而有之是以先生長者之稱籍籍在人口吻間洵其行事有不隨世而泯沒者矣時命錯繆又何傷乎哉中恬姓王氏諱日俞字喜賡常熟人世有隱德卒年七十有六配周太安人勤儉偕老子二長卽比

部君澧前任工部時封中恬如其官次漢丙午北闈
舉人孫男十餘人以某年月日卜新阡於某地惟北
部君需次通顯而孝廉及孫行服中恬之教名播藝
苑將來寵章命冊筆不勝書而余追懷曩昔重附姻
誼聊撫大槩以是謝吾友而揭之墓上云

邵公輿封翁墓表

歲戊戌封翁邵公輿先生上其母夫人九十壽觴時
先生子燈號無盡成進士官中翰以使節抵家五世
一堂光耀閭里里中親黨以壽母名篇什者不可選

紀咸曰善人也是宜有此今年三月先生卒先是無
盡在刑部主政得請終養歸再期矣謀合葬先生於
周安人之墓而以表墓之文屬余余謝不敢當雖然
其行事則有可表者焉先生諱梁字公輿別號雪樵
其先自范陽徙河南隨宋南渡再遷而爲常熟人嘉
靖以來有北虞孝廉麟武駕部茂齊文學後先稱儒
林祭酒先生少從茂齊公受經旁通性理綱目諸書
攻苦鏃礪庶幸起家名場而遭時不幸一遭危疾再
罹死喪寃訟繁興歲行告稜生產日削遂棄經生業

糊口塾師卒能左支右吾俾老無廢養幼無廢教昆
弟無終瘡而孤嫠無失所大事克舉先廬晏然蓋至
五十以後無盡薦賢書先生始獲買地葺茆嘯歌自
適母子耄耄以永天年識者猶惜其優游之日淺跋
蹇之日長也安人及笄而歸執勤處約習爲故常其
於孝友慈惠凡先生所欲爲者如鼓桴之應不謀而
同然今讀其垂絕數語鞠子操家茶苦百端令人愴
惻繇斯以觀先生壯歲之遭逢爲何如哉夫以遭逢
如是之艱而能忘其饑寒之患以黽勉於仁義之塗
門內門外無或間言是故人盡而天隨德修而福應
此所以玉子於成而食一經之報於暮年者也嗟乎
父母之於子一身也譬木之繇根而幹繇幹而枝也
今夫天之生物不獨以雨露生之也必先之以沍寒
霜雪厚蓄其氣而敷榮繼之先生夫婦之所處則邵
氏霜雪之晨也廼能以爲善一念長養其生意於摧
殘剝落之中遲之又久而後雨濡露潤發榮於後人
顯聞於當世一旦鄉閭艷稱行路嗟歎謂非先生夫
婦德厚所貽其可乎若自今以往其益培之溉之者

豈有他哉夫先生所錄性命格言前修懿行具在惟爾後人踐履而光大之耳然則無盡所以表其親者不徒在區區文字間而况余之無文也哉此固無待余言而竊欲以余言埃之者也

祭姚現聞先生文

代先大夫

余獲交公垂二十年方公之拔起諸生囊筆木天洎乎觸璫歸卧梅花墓田帝念偉人召侍講筵伊川三事公手一編實眷且顧繡裳其襜海內之士咸望公留相天子而竟飄爾而南還嗚呼此余所習於公之

概也而至持官持身初終勿遷爲孺子泣髮華其顛圖書數卷不名一錢蓋得公之外者剛大之氣嶄嶄嶽嶽雖君子不免乎有畏而得公之內者純孝修潔不媿古賢雖小人亦可以無憾焉嗚呼公之直方守正是宜爲一代之元臣公之碩大聲宏是宜爲百年之耆英胡駕紫駟歛歸青冥公之文章震耀噲咄不數燕許包劉越羸糠粃百家游戲淨名又胡海涵地蓄而遽泯於化城嗚呼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昔人之言理則如是吾獨怪夫康強耄耄者歸乎夫人之阨

此天不可知正人何恃紹而張之得兩男子世道有
托公其不死某忝姻連叨踪鴈行暮春之日問公於
牀公頷而笑爰示短章謂哲人其未萎驚逝川之茫
茫今來哭公有淚霑裳媿不能琴素絃空張慚恨無
辭招公四荒徒軫余情以奠絮觴尚饗

祭僉憲嵎雲徐公文

嗚呼吾師而止此歟光明俊偉之概冲和凝厚之氣
胡厭世而不居奄一去而無餘春昔在野實公故鄉
公奮於楚山川相望臚傳未發戢影蔽藏帝用特簡

驥首前行誰司文字感泣徬徨譬彼蒯緱公拭其鋒
執贄拜公巍巍堂堂維桑與梓始接末光然而一歲
之中謁不數見見不數晷外慚公恩內愧余心春也
不敏感時獨念弔古曾吟商出處之大節測死生之
微情欲向公而一吐借杯酒之慇懃公頷而辭炎歊
始蒸良夜爲期天高氣清嗚呼孰謂時旣秋矣公反
其真今公之神止乎行乎盪爲風雲散爲列星排沓
寥而上訴空淚盡而莫余聽嗚呼念受恩之有自痛
相知之未深惟公掌銓佐憲垂二十年橐金暮斥嘉

不問堂集 卷二十一
謨畫宣清風江漢圖史凌煙疇昔手授文昌一編神
道設教日忠與孝凡今之人胡不是傲服公之誨紉
蘭結珮何以報公誓心勿愧嗚呼公乍寢疾春亦杜
門易簣彌留莫聆苦言匪敢負公思報主恩公其諒
我大義斯存公今行矣銘旌素旗遷客戒塗空囊卷
書竟今歸來我舟我車舉觴一慟如聞歎噓嗚呼哀
哉尚饗

祭學憲李賓侯文

嗚呼余窮於世退而養生寸田尺宅聊寄余情世衰

道微洞天永闕尋師實難求友不易惟公門第之華
才名之秀夙慕清虛擺落凡陋在己亥春寓書招余
曰有羽人式降於家余拜壇前微言立剖靈風颯然
昇我師友握手未幾風流雲散余偃丘樊公行江漢
彤襜校士絳帳橫經內抱僊骨外隱冠紳休沐歸來
丰儀畢畢美公遠游飽聞真訣余讀五千玄默是宗
容成素女未獲叅同方欲詣公辨析疑義豈伊觀化
藏舟忽逝嗚呼疇昔歲饑鳩形載道公爲設糜指困
發窖遂活千人馨聞於帝玉樓之召何殊度世古之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一
真人鍊形太陰公往從之千歲上昇余所深念真風
淪替有如斯人法財兼濟罔俾成功鬼神所忌龍沙
讖邇道將誰寄嗚呼青山白雲胡不早歸神馬尻輪
竟安所之造物拘拘鼠肝蟲臂爵觴三號永懷歔歔
嗚呼哀哉尚饗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一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三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廷珪校

家乘上

先大夫行述

先君棄諸孤再期卜葬有日將乞言於當世大君子
諸孤相謂曰是應以家狀先之夫諸孤何能爲狀也
先君言之矣前屬續一日呼士春士璜士功至牀前
處分後事訓誨纖悉有一生在羊腸九折之語嗚呼
痛哉天耶人耶誰實爲之而使吾父數十年來跋前

躡後不寧於心乃至臨死抒情長懷鬱壹此豈諸孤所能狀者哉然而先君爲是語也以警於諸孤其志可悲其事可紀也蓋先君一生飲冰集木內存憂患故以艱難四顧之身卒能紹明先志成就後人粹嫩在躬令聞彰世倘自今邀惠立言載之不朽俾趙氏子孫藉手以見先君遺意無或有悞蕩媮佚以墜厥聲保世滋大豈惟先君是賴我子孫實受其賜士春故不敢以闇昧荒畧坐廢稱述謹泣血撰次如左按趙氏裔出宋室楚王元佐之後熙寧初諱仲談者封

簡國公有子曰士鵬授朝請大夫守江陰軍紹興南渡因家焉士鵬生朝散大夫不違不違生朝請郎善言善言生汝言汝言生崇昇崇昇生必岱必岱生良能良能生友彝友彝生貴文貴文生同悌同悌生鎮鎮生中中子三人曰昇曰昂曰暄趙氏自南渡後子孫散處江陰章卿石橋兩鄉號南北村與常熟壤地相錯昂子松雲處士諱實從章卿出贅常熟錢氏遂爲常熟人處士生玳是爲贈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永違公繇永違公而上再世任俠好施與以義稱里

中至永違公益甚歲比稜出粟焚券又推其產與外
家之歸戍者以故業益圯乃自鹿園徙居邑城永違
公小子諱承謙是爲廣東布政司左叅議贈南京國
子監祭酒益齋公益齋公晚成進士官轍所至潔廉
疆直不爲骫骳官南銓日拒分宜相汲引顧獨善淡
泉鄭公椒山楊公粵盜起決策撫定民免屠刈厥啓
吾後篤生我祖文毅公諱用賢字汝師號定宇歷任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太
子少保文毅公受知於穆皇効忠於神祖君臣父子

民生國是人才進退邪正糾紛無不抗章極論謨明
鏜鏜孝先正色希文先憂儕之昔人我何謝焉然而
君子嘗疎道高胥忌難進易退壯節不撓齋志之日
山頽星隕海宇同聲宵人側目噤齟未已又家無侍
餘俗多嶮巖尊名浩氣未沉幽壤震風凌雨已集家
門嗚呼不有勞人曷似曷續則我先君所繇焦心涸
慮休惕遘迴克光令緒以及諸孤者也先君諱隆美
字季昌號文度文毅公第三子文毅公凡三娶張夫
人無出繼湯夫人生先伯比部郎中玄度府君及先

姑一人又繼陳夫人生先伯贈中翰叔度府君及先君而同出之姑凡四人先君少苦善病陳夫人絕加憐愛十三失恃哭泣如禮延朗仲顧先生於塾執經朝夕先君雖甚少乎固已翱翔倫黨接迹名流矣十六文毅公棄世先是吾母來歸卒哭析箸移居望仙橋宅中前軒後楹作室未竟先君手葺而成之文毅公遺書圖畫以讓兩兄而身取其下者順事兩兄嚴事兩叔父無弗謹也服闋游南雍偉人鉅公凡我同志咸稱日文毅有子自後伯兄蔭補出仕而仲兄依外家僑寓婁江門戶之寄將伯無告歲遇編徭先君以身當之卒令縣令改容不從訾算文毅歿後十餘年間舉族無踐更之擾者誰之力也梁谿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宗文毅於立朝之日而吳門吳因之太僕訟文毅於宿草之後先君時時升堂接教諸君子撫念象賢興懷曩事起敬起忠不去脣齒文毅公譽流千載衍而彌光則先君爲之也文毅公遺文滿篋殺青無期後之論世者將何考焉先君走書幣請之江右鄒忠介公褒拾去取勒成一書傳誦海內是役也

棄負郭以供費於伯仲間不敢告勞也先君思振前
徽精心帖括家有尤墩別業掃軌林中丹黃滿案歲
當較試白下長干牛首掩戶焚膏負絕人境庶乎青
箱不墜朱紱方來然而不遇者命也先是文毅將瞑
以叛僕爲恨歷十餘年未正厥辜不孝時方童昏無
知先君切切耳提謂春秋之義大復讐矧在臧僕厮
役昔也吾尚少弗克訟言馘此兇豎若復長爲隱忍
慚天壤矣會楚中楊忠烈公令吾虞致式閭之敬於
文毅折節先君相得歡甚因賴其力聞諸臺使者褫

之於學宮先君謂是未足報文毅地下然是人久以
狐鼠竊我冠裳一旦露檄彰討主僕大義晦而復明
人心其少快乎越六年叛僕巧文置辯當道中業有
主之者時忠烈久去任而吳太僕與容菴伍先生實
主吳中清議先君奔走告哀兩先生亟起持之合七
邑縉紳數十人布揭通都移書當道惛於正論遂得
中止蓋自是叛僕弭首奪魄假手先靈以斃之矣不
孝記爾時先君飢不食寢不息風雨晦明奔走弗輟
而又孑然無徒靡因靡資徒以至性悲憤効秦庭之

哭於諸先生之門而僅乃得之難哉使先君早致一命所以處叛僕者必不止此然不爲其易而爲其難先君精誠貫金石格鬼神矣記曰愛父母之所愛惡父母之所惡先君之於文教垂絕之痛豈須臾忘胸中者哉然是時外支門戶內管嫁娶力遂大困則棄所居宅售之鄰姓約劑有日呼不孝兄弟語之日自吾操家一絲一粟無敢不經然遂不克保先人之廬爾曹念之無忝清白足矣時永違公墓隧有覬侵尺寸者先君抱圖籍爭之縣庭則又曰寧破我家不可以恫吾先人於地下蓋先君未仕時其所究圖唯文毅公是視至於推梨讓棗式好無尤餅罄罍耻徒深自咎而又脩行有方夙夜匪懈推斯志也子安有不孝弟安有不悌臣安有不忠克家之範蔚爲世師矣歲辛酉光廟御極追卹儲議論列諸臣熹廟初政文毅公荷易名之典先君乃慨然曰往者文毅公劾江陵相九死一生言事不少休今國本三疏具在吾後人奈何不負斧鑕詣闕下一彰先志乎繇是束裝北邁抵京具揭其畧曰先大夫之登仕版也甫及二紀

供職月日不滿七年七年之間息中朝朋黨則有疏
紆江南民困則有疏興起文教則有疏申定國是則
有疏章無慮數十上所夢寐不忘者尤在建儲一事
歲己丑官南雍首以冊立爲請庚寅晉貳禮卿疏請
早行豫教隨定冊立癸巳改北京禮部侍郎時元輔
亦以是年再召入春明門先大夫一見首舉五事從
臾亟行一建儲二朝講三優容科場言事諸臣四邊
備五請釋被逮李中丞見麓先生而建儲一事三致
意焉答以爲此出山初意敢不如教先大夫出而加
手於額徧語諸公曰儲位事其有濟乎待之匝月未
有所定先大夫復造請不數日並封旨下先大夫憤
然過元輔旅邸面諍甚強公曰格君非易事俟稍須
之且兄不久至此座當自知耳先大夫素剛直事不
可卽怒形色至是抗言曰某何人敢覬揆席舉朝倚
毘謂何廼避上怒罔恤國本耶拂衣竟出次日具疏
極言並封之非章累干言引義抗慨於是元輔默有
啓告收回成命蓋光宗皇帝當時不至以主器之尊
僅等藩服先大夫一疏匡拂居多然先大夫自是遂

不得一朝安其位矣當日誌墓者內懼傷時不敢表揚懿實使先大夫有持忠入地之恨今事久論定又未卽甄敘於公道大明之時此不肖某每一念至哀慟欲絕者也斯志也先君與二三親故居恒誦之悼忠憤之未明未嘗不流涕拊膺也及是揭出或有沮之者先君曰三疏凜然可質天下萬世且今日召還舊德中多有同朝共事者一語矯誣有如皦日未幾拜疏言先臣効翼儲之忠聖朝溥卹錄之典臣父首倡正論屢疏抗顏並封成命藉以收回宗社主鬯因而默定原任大學士沈鯉于慎行等俱以建儲舊臣得蒙贈蔭在兩輔臣以禮卿納約則臣父原與同官而九原賚志長瞑兩朝皇仁未被竊不勝比例陳情懇賜贈蔭以光孝治奉旨下部時文毅公遺烈諸公莫不稱然竟以少援故部議立案且置之矣會鄒忠介入朝先君以故人子拜長安道中忠介亟訟不平又移同鄉公揭始得部題覆看有云原任某官忠鯁性篤宗社慮長笑他結舌而避權門不如指佞之草懼我諱言而搖國本難見採芝之人用是受杖殘軀

報主之心愈切賜環餘日翼儲之力彌堅三疏無愧
於周昌一官豈愛於趙武然猶以原贈禮部尚書難
與輔臣一體加贈僅請旨准蔭一子越三載先君任
刑部時熹廟推恩與大臣補給考滿先是文毅官少
宰三品俸及期獨以忠而被謗不肯爲子孫計稍受
牢籠旬日三章乞休勇退至是先君疏請如例蒙恩
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蓋文毅公卹典優
渥比於宗臣而先君後先陳乞苦志悲鳴遂使崇階
異數少慰於生前國史家乘不泯於身後與坐享蔭

敘者矢願不侔矣先君初任太嘗典簿禮樂是司器
服藜細無不飭備壬戌冬熹廟親郊在神祖三十年
端拱之後掌故漉昧無稽先君日夜稽考訖兩閱月
省牲之夕天顏有喜時逆闖始用操切爲政郊壇中
稱御前中貴者往來督促無所譴呵大禮告成晉太
僕寺丞值邊事調發廐供無闕優恤馬戶人無怨咨
未半載有南刑曹之推時冢宰高邑趙忠毅公故與
文毅同志又雅愛先君啓事出以有旁中之者問寺
公揭謂先君廉勤練事不應置散地高忠憲公方掌

憲訟於朝日是文毅令子服官無憊吾輩在朝而擯
之南天下將有不直吾輩者遂復留於北爲刑部貴
州司主政貴州司主畿內爰書最劇凡所讞決務依
平典有甲榜唐諱紹堯者爲大璫所劾坐贓萬餘每
一追比身受笞格先君受事後命以家人代之不加
詆斥雖有兇豎耳目弗恤也楊忠烈高忠憲相繼出
都門縉紳揺手莫敢祖道先君獨送之蘆溝橋胥役
爲懼先君曰吾通家知契寧能無情即使此地爲夕
陽亭甘與同罪而已邏卒有偵知之者自後先君門

首時時調緝入署之暇下局危坐不交一客或日遊

璫帳中有黨人籍已入先君姓氏適有天幸不及於

禍

事見劉內
相酌中志

丁卯桂藩之國以催趨行故事催趨前

王兩日朝叅俱勿與是時護藩大僚奉職過當必欲
三部郎合班拜跪路入長江縣邑阻絕先君前問供
億退候朝叅奔涉恐後文移簿會日親繕寫手腕幾
脫差行半載髭髮盡白訖事辭王王以爲盡瘁勞賜
有加歸渡洞庭湖風駛舟壞幾不克濟至武昌得士
春賢書錄爲一解願還家小憇挈不孝乘傳北上戊

辰再署貴州司事逆璫伏辜餘案婪如掌寇者特委先君比附條法頒示成讞璫故有外宅八王維善按罪籍貲直指司城搜括無幾先君覆覈見蒔花盆盎頗異亟命發視白鏹纍纍餘四千金左右欲秘之云恐無以爲前人地先君不可如數報聞奉旨優獎是歲歷轉刑部福建司員外郎中俸滿五載陞四川敘州府知府敘古戎州地屬邑十數大半山居谷汲其外則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軍民府羈縻徧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日夜與安賊相結

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先君辰冬蒞任密行偵探知伏莽孔亟卽具文言城守單弱非增召募不足固圍一時大吏不能深憂地方則以無餉寢其議先君廼移檄十縣團集鄉丁遴選驍勇不下數千又募僧兵五百名身先割俸買米供饗旦夕抽練器械整設分守筠連珙縣天池風洞水車壩來復渡芭蕉隘深林密箐崖傾壁峭之地而建武一所申飭材官預庀火藥犄角防禦佈置稍定兩賊果於次年六月大舉擁二十萬之衆假道鎮雄直逼敘境敘自奢變後傷痍

未起猝聞兩賊合勢人懷獸散先君攝衣乘馬親自督防於城外翠屏山扎僧兵營城下遍樹排柵撫循慰諭衣不解帶者三十晝夜郡遂安堵時各軍民府進買鹽布號曰日把留連城市陰爲內應欲顯驅之恐成叵測迺出一令募投充伍三日不上名以奸細論先君故知蠻獠法嚴無以應也各目把果稍稍引去而爲首傑黠楊芳李鬍子等猶以鹽布未發得罪府主爲辭先君復好言論以地方倥偬人行稀絕留此何益且若所重者鹽布邸舍所有爲汝拏船裝送

隔江南廣寺院暫屯月日以待事平必無他慮孰與羣居爲士民所指乎若輩始俛首無辭伺其過江則督健卒盡法翦逐又搜其伏影者一朝驅五百餘人始下令召募或疑養寇貽患及是迺歎方畧如神而賊亦覘知無一內應者膽落不敢前尺寸時又有近守江城之議先君謂守堂奧者先門戶特命各水渡以長鎗戰弩守之其餘連山峭嶺擇陡折處先聚礮石繼之銃礮戒令勿與交鋒只向下攻打賊五進五被傷建武一捷斬頭領數十級遂大震退改攻永寧

而兩賊授首矣監軍道劉公可訓於賊營獲二圖其一先下敘州超截江門而一攻永寧向非先君戮力固守則永寧求戰不可得永故宿大兵處成功固宜而先君以臨江孤城扞遮全蜀賊患初起先受軍鋒而繼實驅之死地然則枕戈乘障何遽不與撫弦搦矢者同日論也一時蜀士庶謂守敘功不出永寧下監軍劉公亦云賊若得志於敘費朝廷軍需二百萬兩三年間未易結局貴府堅守功莫大焉餘黨未平馬老虎朱大旺等跳梁邊界再奉臺檄密計擒勦至

十月郡境清平然是浹歲間先君危苦亦已極矣先君手條善後諸事有蠻府鹽布議其畧曰國初制給各蠻獠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灌輸蠻獠不許出境職愚伏思其意西南蠻利漢物爲日久矣中國設長策以縻之正不越此二百年來邊陲乂安處置之道得也自奢崇明初敗故土丘墟永寧關稅旣絕爾時上臺思爲制水西之計故爲優假各蠻府題許入境叩領而又懸增額數鎮雄烏撒鹽十萬斤布八千疋烏蒙東川次

第減損以爲各蠻府自贍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以困之此一竒也然而行之數年卒蒙其害何也夫此椎髻鳥語之倫非能入境叩領也必將假手中國而我中國穿室發冢髡鉗亡命之徒竄逋其中初爲僕隸一旦充使沐猴而冠質子聯盟約爲兄弟竊入內地譬游子歸故鄉流連歲月濡遲偃蹇不可驅逐內地不逞傳相勾引四出罔利富順各井販鬻鹽斤不復拘大洪之舊矣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插入蠻包名曰十萬實踰百萬名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朝

廷方欲用各蠻獠爲爪牙衆氏一女子加叅藩職銜各漢把俱驕子視之每遇鹽布啓行操持兵刃公然運輸吏卒不敢仰視况詰問乎以故此令初起各蠻獠猶以黃連茯苓之類入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出銀五十兩買其文書支領謂之紅錢於是蠻地鹽布愈多價益賤且掄捆狼籍而不可計能禁其不入役屬之水西乎利之所在一人連百作姦內應勢不可弭昨五百餘人可鑿也故在今日欲清奸宄杜邊釁必守高皇帝蠻獠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若

以水西論國家以勝兵制之當別有策不應區區從
鹽布扼其生路卽欲鹽布勿入水西必申明商引絕
其闌出使各蠻府貴如珠玉而後可是數者較之舊
制利害懸殊故職愚以爲復舊制誠便時有鄉宦尹
惶麓極稱善兩臺駁議再三至以去就爭之不能決
蓋先君經濟弗克遠試遇事殫心籌畫經久有如此
他如蠲贖緩減笞罰省繫囚恤行戶免龍昌之茶稅
緩馬戶之積逋捐俸以脩學宮課文以興士子於豪
強侵土掠女者痛抑之不少顧而較試得人則今督

學御史凌霄宗公國士之評嘉歎不置餘所鑒拔悉
成名流如周君元孝繼登丙子鄉書後先監司及一
二府寮推分協恭期於共濟脂膏所在必以讓人直
指廬江訥齋馬公採聽口碑以爲巴蜀吏治之首旣
因民情留覲再列治行褒揚循卓比薦疏入京而部
議已濫及矣舊制考功法惟覲冊訪單是據先君政
聲流聞撫按交薦遍閱訪單初無駁異而忽奉處分
都門持論咸爲扼腕閒往質之當事際不肯吐無以
則以資格爲解夫使不論治狀而以資格限人則是

有資格無課最焉用是銓衡者爲也或曰掌道喻蜀
人故崔魏時之漏網者先君收按猾胥抵忤彊宗遂
爲其姻黨所構或曰程考功者刻深自用性褊而識
闇先君負骯髒之骨乏根柢之容必有讒言微中陰
事驅除反覆究語不知所坐夫以聖明在上明並日
月而主爵者昧執秤之平懷奸者吞含沙之射高下
在心人才屈抑乃至蠶叢萬里烽火經年潁川之治
未擁高簷道州之心頓書下考廉吏可爲而不可爲
遭逢佗倅可勝言耶然而先君聞之怡然委命而已

是時蜀敘功疏上直指馬公爲先君請實陞一級以
示優異敘之十城攀車載道將有裹糧入京訟理者
先君聞之亟閉閣束裝出巫峽南歸覓舟江陵所載
囊衣及圖書數篋至馬當山舟忽敗漂疾六十里幸
不損一人先君悵然曰吾命蹇如此迺獲舩以濟
豈非天耶旣抵家舊居不可復得迺卜數楹邇不孝
敝廬壬申有親戚之侮先君以尊行不堪侵辱亟徙
居避之比一歲中廢遷者再內顧蕭然益不可支然
先君故以吟咏自娛取高士傳人綴一篇幾欲與茹

芝帶索拍肩長往也癸酉有夏陽之行猶子士履以
水部郎治河卽先君再疏乞恩爲文毅請蔭者也先
是癸亥內計比部君久殯家園幾挂吏議先君方任
容臺爲長跪請免及辛未水部翩然郎署而先君遂
報罷至是懼然不能自容先君一見敘家人歡不復
問往事時季弟士錦試北京兆歸而不孝赴計偕途
聚夏陽先君各贈一詩而別甲戌不孝下第入里門
先君日吾固知汝之不遇也撫慰再三殊多感槩先
君於制舉義最深爲諸孤指疑辨惑娓娓不少休及

是諸孤久困場屋矣每中宵環侍考據經傳抉摘疵
繆坐未有不言言未有不盡也是歲兵部覆川貴敘
功疏列先君功次奉旨准復原官先君念已倦遊擬
疏一通乞恩休致大畧言守敘微勞昔年撫按敘題
聖前擬職及瀘州知州全天德各陞授一級隨蒙覆
勘歷經督撫按道察覈無異今七月樞部具覆臣及
原任本道許士奇俱邀復官俞旨職自維捍守封疆
臣子分內何敢言功我皇上不遺使過之仁再畀復
官之寵碎首縻軀無能補報惟是臣蒲柳多災驚覓

喘息已不能仰効驅使而所叩闔欲陳者察得東省
敘功一案中有削職問擬處重於臣猶然復職陞級
輝煌仕路職地方遭變兩賊並舉不下東省而職捍
禦之苦亦似與東省諸臣相等伏冀聖慈俯矜一體
憐臣犬馬以昔日原敘之一級量加虛銜與臣致仕
臣沒齒窮鄉有餘榮矣疏具又念一番陳乞必藉夾
持旣窘丘園之資焉望金張之托遂不果上旣而同
敘者間有題補登用先君終老林泉辭榮守約益泊
然有以自處也乙亥游白岳道憇宣城登敬亭山訪

凌霄宗公於旌德丙子季弟捷北闈先君喜甚思念
文毅遺緒有倚子青氈力稍酬泉壤恩之句丁丑不
孝兄弟同捷南宮弟名第五魁麟經而不孝以廷對
第三官詞林先君聞之則益喜日爾輩耑愚致身若
是此惟我先祖父之詒寓書都門教以國恩深重勉
思樹立然而先君用是益懼蓋薄俗易囂時情多忌
耳目所到約束僮奴裁制親族罔所恤矣入秋遘危
疾倖而獲免先君固精梵典兩年間稍苦病侵時時
借居破山禪房攀仰化城涵濡行海然則先君胸中

豈以子姓科目增重分毫者哉戊寅季弟遠宦東粵而不孝疏劾樞輔左遷閩中見先君毘陵舟次不孝以驚憂吾父惶恐謝罪先君曰不然昔吾少也文毅公杖下敗肉猶存陳夫人每以示人曰此故忠臣裔也傳誦數十年汝耳熟焉迺遂以此入告先德茲彰吾復何憂時已逼歲除不孝携孫行侍兩尊人側先君忻然有家人聚首之樂己卯爲吾母六旬之歲不孝捧觴後從事閩海抵省城而還則季弟以輯瑞北行矣庚辰先君六十誕辰在春仲季弟慮弗及事適以閏餘在正覲畢趨歸遂兄弟相率上壽先君爲舉一觴時僔鬯文字之祝狎進堦除先君於童稚繞膝親朋雜坐頰仰生平笑言永日旬月之間庶云歡晏無何而季弟再入粵先君送之湖上又無何而病勢駸駸遂不可爲矣先君壯歲時爲庸醫誤鍼傷臚中穴年五十外胸臆間時若有梗丁丑病後肌肉遂削不可復腴先君故善養生家暝目作想流通氣道及是血枯痰熱不可得效方盛夏脚氣浮腫就醫臯亭山歸語不孝曰此良醫也謂吾病近瘳隔非一旦謝

家政游情物外法不可治不孝私心憂之而先君宿
昔習勤不自暇逸每晨興盥漱入室誦準提密語盡
炷香迺出諸子弟之請事者未嘗不應家之食饗賓
祭未嘗不告少長之接屣屨戶庭俯首肅容未嘗不
謹又以其間取左氏蕭選李杜諸書研討箋註而兄
弟間之業制義者率四五日一呈所課不孝疑其煩
苦先君曰我樂此不爲疲也以故酬應不殊而神明
日耗再感異夢神人出金字大書一編以修短告且
曰亟持尊勝咒先君簡藏得之迺是帝釋命盡毘盧

說法益復愴然先是文毅宅旁田園陂池數畝爲有
力者治亭館焉先君積懷不忘及是半圯已售他姓
不孝勉贖故址以爲先君游息之所比一再過病體
懶於行散邑然不樂辛巳正月伯兄士吉走粵東赴
季弟之約先君無恙也未幾有事澄江舟中下痢乃
大委頓不孝亟請移榻園中以避喧雜先君曰吾將
以一切付汝輩因復料理家事盡登冊記然後從不
孝之請湯藥旬餘稍能健飯所苦者食後胃逆及脾
泄未止耳時家人輩誤謂起色而先君以園居未便

謝客再移不孝北關書屋謂不孝將爲茅山行促往
無疑比不孝往返值二月杪於百里外接先君手書
曰吾以殘喘待汝痛哉蓋緣誤投燥劑前之胃逆愈
甚而脾氣轉苦結塞不下羸然痰熱飲食遂減醫家
束手謝不能不孝勉懇之則投黃連人參諸藥所患
如故而先君時雖憾憾無調暢容猶能巾櫛步履携
不孝出北郊至永違公墓道指示亡媳掩埋之地望
前一日客至稍頻憊於談論次日仍徙園齋以便省
視午飯遂不進半匙矣痛哉時再更一醫藥彷彿如

前卒無所效十八日噉魚餐少許先君猶能自力或
瞑坐調息或與不孝話禪家生死一如之理最苦者
胸前鍼穴呼吸作楚二十日後亟遣伴迎醫臯亭而
先君遂困卧不起一夕不孝勸飲糜粥一盞痰隨食
結頓增瞑眩自是敕勿進食痛哉時左右給侍五六
蒼頭不孝亟言宜呼女僮先君搖手拒之及再言之
堅拒如故遂不殉於婦人之手廿四日妹婿姚瑞初
自郡來省先君坐之牀前日而翁嶽嶽丈夫不登中
壽吾儕何憾指謂現聞先生也廿六日天氣驟熱遷

卧堂中諸醫雜診不能服餌但飲人參麥冬湯以待
盡廿八日早忽索案頭鄭所南集蓋猶記集中有論
死生自在之語辰刻急呼士春因與士璜士功泣伏
牀頭聽遺命先君言吾一生處家仕路俱在羊腸九
折中今不幸至此無可爲汝輩言室廬薄田所存無
幾吾所期者速葬而已指幼弟士偕囑吾母曰明歲
延師善教俟其長成以南河一宅居之孫行自延先
而下環立者七人先君曰孫輩唯讀書爲人志氣遠
大此三語者識之勿忘不孝再請所言曰吾欲歸宅

中且曰吾自此不復開言矣時不孝椎心號哭報効
無從先君又曰旣成進士可云報効嗚呼生不成養
病不能醫而云報効分毫哉時三峯禪者見過命誦
準提彌陀於室中晡時妹氏遠嫁者俱至先君猶謂
士功往陪某客炯炯不異平時也中宵問臯亭醫者
到否曰吾爲庸醫擔閣痛哉五鼓下體漸冷綿愒已
極不孝連呼親父連三應之又應兩弟及孫行數聲
且凝睇不孝良久時不孝已腸斷淚枯矣比天明數
問已立夏否先是臘月中夢人云大限斷在四月故

也已午間索食櫻桃幾顆再進湯飲憑兩童扶起坐
須臾寂然長逝嗚呼痛哉時雨泣滿堂遵奉遺命士
功親抱先君於輿中士春士璜舉扶歸宅如禮含歛
三日後臯亭醫者始到嗚呼痛哉此皆不孝諸孤罪
重惡積遭此不天而在先君養疾以正訓誠有詞靜
力自如神理不亂可謂得其終事者也先君長七尺
餘脩頤聳肩昂然嶽立居恒恪勤遇事大小決然赴
之不爲佗談談辭如雲無所底滯尤能憶記故實指
陳爛然與人謙謙周旋曲至而疎直之性意有所激

伉壯發舒用是頡頏薄俗率多齟齬旣痛早孤歲時
饗文毅公陳夫人於墓次周視垣墻芟蕪草木輒至
歛歔承淚滿睫兩兄一歿壯年一沒京邸身爲視殮
俾無遺憾姊妹之無出者三人嗣立之計委曲將護
其守節金沙于氏者受螫族惡餘波及人先君曰少
於我乎嫁窮於我乎歸孤嫠惻惻忍坐視乎受知自
鄒忠介楊忠烈而外於郡邑間偉人君子同方之契
白首不渝戊寅謁黃石齋先生於吳門欣慕執鞭未
嘗去口懷仁嚮義蓋終身以之也訓勵諸孤迪德修

行一宗前軌而寬假覆蓋卒歸於慈至於病憂其羸
遇憂其蹇食指憂其貧旣仕憂其拙而禍恐恐然諸
孤之累不釋於心也家旣中落宦復減產末歲支吾
長處不給自奉簞簋之外堂無徵歌室無曳綺几屏
幃帳裁取粗具與吾母夙興夜寐相依儉陋者初終
一轍蓋亦天性不染俗靡所著雜體詩六卷陳眉公
先生序而行之其餘讀史及六壬觀象諸書俱有抄
節在笥性好及物歲掩齒幣千計導引所得每誦許
遠遊一氣千息之語晚叅性學尤邃竺乾假三峯丈

室殆欲終老云嗚呼以先君志業彰明如是少也宜
貴然而旣丁孤露遂涉漂搖矣壯也宜售然而家事
埤遺名場棄置矣仕也宜通顯然而課最無聞戴盆
莫告矣宦成而歸也宜逸然而捃拾自資職思罔懈
矣丁丑之後宜優游以永年然而患已膏盲意多煩
促矣繇不孝思之富貴可以致身而先君壯游弗遂
貧賤可以肆志而先君世胄起家所以傾筐倒庋人
不諒其艱潔已奉公人不明其跡門戶重大難語孤
高物態風波遂多茹噎以至身恨早衰子仍晚達忡

仲翼翼但見日月其際弗馳弗驅孰謂桑榆可羨遺
言九折行路傷心士春謫遷歸侍兩載之中溫清較
密誰爲人子致乖養壽拊牀訣別空記數聲伏地長
號難酬一顧天之戮民百身何贖獨念先君長爲勞
人實有完行言行爲私門之式恩勤繫百世之思若
國史可收應入循吏邊功之傳若太嘗可謚不愧孝
弟慈惠之稱大懼名德湮沒仰丐鉅公手筆倘蒙哀
其志而不沒其事賜之琬琰以光泉壤以訓迪我後
人我後人拜賜其永永無斃先君生萬曆辛巳二月

十九日卒崇禎辛巳三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一
任敘州日遇覃恩晉階中憲大夫娶吾母何氏封恭
人外祖嘉靖乙卯舉人淮府長史左泉何公子六人
士吉太學生娶長洲金氏太學仲素公女士春崇禎
丁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戊寅謫外壬午復原職
娶黃氏廣東大叅潤寰公子太學方堂公女繼吳江
吳氏太學維新公女士璜邑庠生娶陸氏廣西提學
副使濬源公女士錦崇禎丁丑進士廣東化州知州
娶張氏建寧郡守端巖公孫蘄州衛經歷璇浦公女

俱吾母出土功邑庠生娶陳氏少司空旦融公女側
室周氏出土偕幼未聘側室朱氏出女六人一適邑
庠生錢裔文湖廣副使仍峯公子一適無錫庠生顧
柱夔州郡守菲齋公子端文公涇陽先生孫一適長
洲庠生姚宗昌贈少宗伯現聞公子一適邑庠生黃
祚薪太學我玄公子少叅澹吾公孫俱吾母出一適
沈春淙太學抑所公子周氏出一適邑庠生錢謙光
太學瑞宇公子側室潘氏出孫男九人士吉出者二
延齡桂新俱幼未聘士春出者三延先邑庠生娶孝

廉陸文修女瑞南邑庠生聘太學孫庶明女萬林聘
鄖襄巡撫崑山澄川王公女士璜出者三延教娶庠
彥錢嗣建女嗣聞聘庠彥陸企抑女再恩聘太學周
光甫女士錦出者一延史聘官生顧玉書女孫女十
人士吉出者五一適真定貳守公鳴蔣公子泐一適
庠彥張專倩子素詒一適太學蕭亮甫子庠彥敦復
一諾庠彥黃茂育子錫紱一諾太學王海若子濬義
士春出者二一適太學錢履之子庠彥孫保一幼未
字士璜出者一諾翰林院編修崑山錫餘徐公子庠

生與袁士功出者二一諾太學錢公遠子之轂一諾
庠彥許嘉生子定鳳曾孫男一廷珪幼未聘延先出
趙氏自松雲公葬常熟鹿園繼永違公葬桃源澗益
齋公葬頂山俱在虞山北麓而文毅公葬尚湖西之
羅墩先君素好青烏之術暮年多病相視益危因得
二壤焉先君故屬意湖橋之西諸孤卜未叶吉改阡
於羅墩之仁塘橋將以癸未十月初七日奉安窀穸
距文毅公墓眇陌相望死不忘親亦猶先君之志也

謹述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三

保閒堂集卷第二十四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廷珪校

家乘下 先世瑣事

先妣何太淑人行述

太淑人姓何氏世居邑之東南祖曰湖廣布政司都
事南池公起家耕績所居城市父曰朝列大夫左泉
公嘉靖乙卯舉人在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大著能績
以淮王府左長史致仕喜搜異書究音律年終耄期
爲鄉典型母曰顧孺人崑山千墩望族也太淑人年

十七殞於先中憲文毅公初卽世太淑人于歸之日稱主婦焉持身持家動遵姆訓時則有陳夫人所出之幼女託於兄嫂柔之以惠和教之以婉孌遠嫁金沙裝送無闕此太淑人克念舅姑以成其孝也文毅公遺業涼薄更繇賓祭不供是懼太淑人甘節縮之風躬操作之役堂無綺疏之飾室聞機杼之聲是用二十年間家雖中圯左支右吾不及傾覆而先中憲獲以其暇揣摩制科無內顧憂此太淑人克相下帷以成其志也辛酉先中憲拜疏乞恩壬戌官京師前

後七載太淑人操持家政時則有女之待嫁男之就塾者飭裝遣庀館穀甚備旣而隨任蜀中依文翁之教襄渤海之仁戎州十邑頌良牧焉此太淑人克佐宦游以成其政也辛未歸里先中憲以廉吏之囊播遷者再相隨拮据不厭苦辛丁丑士春士錦並捷南宮太淑人亟戒盈滿時則有族黨之不修臧獲之不令者必告之先中憲約束唯謹卯辰歲始再薦壽觴藿苜朱裳笑言堂上此太淑人克諧歸老以成其優游也辛巳先中憲奄棄諸孤甫卽外除外侮大作太

淑人簾閣鏡戶弗震弗驚俟天之定時則有弱齡之子連歲避兵保抱携持以就外傳此太淑人克守遺言以無替於終始也太淑人有丈夫子女子子各四人年未三十兒女成行士春記童子時朝脯之膳環侍几傍讓棗分梨一聽母命每歲除家讌先中憲夕而後入離經辨志責課不休太淑人輒爲中坐解救怡怡愉愉充溢庭戶比各成立母血漸枯男室女家劬勞不易若夫側室之子異姓之婦無或私昵無或異視晚益憐愛子女於中外孫行收而拊之必紉箴而衣之擇柔甘而食之迄於垂白男角女羈牽衣待哺者未嘗一日絕於耳也此太淑人鬻子之勤五十年如一日也嗚呼太淑人之道敬而能終惠而能一雖復少長閨闈晚膺錫命而化離之婦齒坐無難色孤嫠之屬收恤無倦容至於信奉竺乾五十以後泛大海禮普陀九子之峯赤城之頂武林三竺之勝板輿所游無惜檀施夫以太淑人之慈於家厚於族依能仁之座結貝多之緣是宜福祉壽考百年未艾然而不克至者匪降自天則皆諸孤之無狀以至於斯

也太淑人操家既久捋荼孔多以故生平多介然之
衷邑然之色士春雖屈華顛不忘嚴憚自乙酉兵燹
倉卒奔避太淑人櫛沐風霜頓成顛頓既而士春士
錦各避地鄉中每願掃室侍奉太淑人意頗難之弗
敢堅請以致桑榆之年委於婢僕之手膳飲之不宿
唯諾之不恭內傷天和遂纏疾疹不孝之罪可勝言
哉先是季弟士錦奉太淑人就醫吳門歸值誕日諸
媳祝壽舟中猶能強飯數七一日入城過先中憲舊
居次早士春走省則粒米不入口矣和扁不生膏盲

莫救天平痛哉太淑人以萬曆庚辰年五月十二日
生歿於丁亥年七月十五日得壽六十有八初以先
中憲任敘州日覃恩封恭人繼士春侍從南中先中
憲晉階中大夫贈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如
士春官而吾母晉封太淑人子六人太淑人出者四
士吉太學生甲申冬卒娶金氏士春崇禎丁丑進士
及第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娶黃氏繼吳氏
士璜邑庠生娶陸氏士錦崇禎丁丑進士工部營繕
司員外郎娶張氏副室出者二士功邑庠生娶陳氏

士偕聘翁太常子孝廉子安公女太淑人實主之女
六人太淑人出者四適庠生錢裔文顧柱姚宗昌黃
祚薪副室出者二適沈春淙錢謙光孫男十人士吉
出者二延齡桂新俱未聘士春出者四延先貢生娶
陸氏瑞南邑庠生娶孫氏萬林邑庠生娶崑山王氏
繼邑中王氏爲保定知府方輪公女錫玄未聘殤士
璜出者三延教娶錢氏嗣聞娶陸氏再恩聘周氏士
錦出者一延史娶顧氏孫女十人士吉出者五適蔣
汭張素詔蕭敦復黃錫綬王濬義士春出者二一適

庠生錢孫保一幼未字士璜出者一諾徐與袞士功
出者二諾錢之轂許定鳳曾孫男一廷珪延先出聘
孝廉西翰錢公女曾孫女五人延先出者三一諾庠
彥錢求赤子興祖一諾庠彥孫扶桑子之齡一幼未
字延史出者一其自諸媳以下家世詳先中憲狀中
者茲不再告士春伏聞太淑人之誕士春也婉身稍
艱幾傷吾母每一念及中腸摧絕烏哺之願倍甚諸
孤然而自少至老終窶且貧卽醴醢之奉苦不成養
而况其他乎中間倖邀一第妄計太淑人不朽之寄

在此生樹立間遽值淪胥萬願錯迕乙酉之變藉口
母在不敢圖死今猶戴天履地而母竟何存歎志節
之已非恨報親之無日罪可勝言痛又可勝言耶戊
子以來洊罹冤酷重念太淑人靈帳在堂又先中憲
仁塘之阡改從野殯大懼不克終事今幸藉青烏之
言卜兆於維摩寺東以辛卯年某月某日合窆有期
而又以家方告匱未能具物是用憶大淑人大畧先
載家乘以俟力之少暇請於當世立言君子而賜之
銘焉以光不朽卽士春永畢生願庚寅秋日不孝孤

哀子士春泣血稽顙百拜謹述

先中憲大夫何太淑人合葬記

先中憲以崇禎癸未葬仁塘橋新阡越二年乙酉爲
弘光元年士春承乏南中先中憲晉階中大夫贈左
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而吾母何氏封恭人晉
封太淑人越二年丁亥太淑人棄諸孤明年戊子四
月士春士錦罹禍不測形家之言歸咎新阡士功亟
往遷柩厝饗堂比啓壙值大雨則水已盈槩矣庚寅
迎厝於桃源丙舍擬卜兆維摩寺東因蟻患不果迺

以今癸巳仲冬二十八日奉先中憲何太淑人合窆於頂山少叅公祖塋之昭穴庶妥竄鬼以垂萬年卽諸孤無遺憾矣太淑人有狀無誌一時文章家無可託不朽者當於終老衡門之君子丐數語銘之此則諸孤未死之責也太淑人生於萬曆庚辰五月十二日歿於丁亥七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葬之歲長兄士吉先卒子士春士璜士錦士功士偕五人孫九人曾孫三人餘畧如先中憲誌中所載男士春百拜記并書而納諸壙皆順治癸巳長至後三日也

先室黃孺人行述

不孝春方儼然憂服中痛疾在心其敢謀及室家窀窆之事然此先大人之命也先大人命不孝曰爾高祖墓旁有蜿蜒而下者往者陳夫人權厝於是吾每過之見崖勢東傾勉築層阜爾其藏爾妻之骨焉庶宜爾後人旣寢疾猶戒不孝曰爾妻之葬日月有時矣必無廢吾言嗚呼痛哉先大人之念不孝以及其亡媳與其後人也而願一請命以襄此卒事而不可再得痛可勝言耶不孝春其又何敢釋苴杖以從筆

墨惟孺人之沒也兒輩長者十餘齡幼者六齡四齡
耳無能記孺人行跡若遂湮滅無稱不孝他日從先
大人於地下將重慙孺人而兒輩且抱憾無窮也是
用和淚援筆以請之當世立言君子而畀之銘焉按
孺人姓黃氏世常熟人祖大叅潤寰公中萬曆甲戌
進士官粵東廉績著聞父太學方堂公懋守而詳儒
業自存者也母張氏邑中望族孺人生而寡兄弟外
父母以寧馨撫之女紅之外詩書楷法悉能通曉歲
丁巳歸於我時不孝兄弟聚居膝下孺人旦暮奉兩

尊人問爨寒視食飲惟謹下逮妯娌姑姊妹愉愉如
也無失容無數禮戊午舉一子百日而殤哭之成疾
壬戌癸亥連舉一子一女時先大人筮仕京邸因鬻
故居析箸敝廬陋巷孺人始秉家政適歲稔衣食百
須皆繇孺人不孝館穀所親家讀益苦孺人病亦滋
甚簪珥之具半給尸養每歲行欲盡篋中質券不下
數十紙不孝意忽忽不憚孺人則解之日可奈何此
非君之尤君姑自強以聽諸造物徒鬱鬱何爲丁卯
不孝薦於鄉孺人則爲解頤謂自今以後君其邀進

賢冠予將爲君益治甘旨爲孝養計無何下第歸先
大人赴任蜀中家慈覓估舟後載孺人挈子女相送
吳門執手潸然日萬里之行婦以病軀不能旦夕侍
且婦聞蜀道難姑其善自保語罷家慈亦爲感動嗚
呼不孝爲人子者四十三年矣通藉以前間擊鮮進
先大人斥弗御曰吾知汝貧其無事味養兩載里居
滫髓之供爲日幾何其或弗旨弗時以恩二親嗚呼
天旣奪孺人於七年之前俾不孝無與鹽饋以協共
子舍而今者天禍不孝延及先大人罔極之疚誰與

同心痛又可勝言耶孺人性慈而容鄰舍有在草不
起子者出奩中金託乳婦哺之雖弗育然孺人之行
善槩可知也先是側室周氏殤一男孺人哭之哀庚
午八月孺人與周氏後先舉子若孺人哭之哀庚
偕行孺人之子殤其一子亦旣遭危疾矣孺人醫禱
四出曰是不可重傷吾夫心卒獲無恙孺人居恒稱
日子安問所生夫實有子而敢異視乎夫閨房嫡庶
詞語百車若孺人之賢何愧女宗哉旣不孝倦遊益
困無論有司竿牘不敢問寂寂下扃羞見薄俗里中

豪右氣燄相整惴惴凡肉是懼孺人則相對慰勞曰
吾婦人也雖不識古人然習君處心行事大與時違
天其必終鑒諸彼炙手者君姑聽之孺人退而悲憂
憤懣又未嘗不義行於色也時孺人再抱幼子體病
日削不孝公車且三上每一就道行者居者拮据良
不易孺人以久病羸瘦捋茶茹辛鬻子之閔恩勤萬
狀施衿結襦長爲勞婦視不孝一第頭白可期河清
難俟雖欲勿死焉得而不死甲戌被放不孝稍知慕
性命之學無復咄嗟態擔囊北歸孺人則已迎門而

歎矣顧懷其益甚曰君無憂弗售此我命蹇故累君
我死君其上第哉嗚呼孺人以乙亥歿不孝入室髣
髴携稚淒涼會參王駿之戒內斷於心未幾纏綿二
豎不果初言以丙子秋娶繼室吳氏次年試春官卒
符孺人所識果孺人累不孝耶不孝辜孺人耶以我
御窮孺人之謂矣孺人病中時時取手抄藥師金剛
諸經焚香闍誦旣自知不起亟損貲造旃檀地藏像
一軀日待此瞑目屬纊之日神觀爽然顧語不孝氣
漸升胸膈間君幸守視我適外父午飯書館招不孝

出孺人喉間發痰湧聲不孝趨視之則已垂絕姆抱
幼子立牀頭含淚凝睇而已嗚呼孺人之柔嘉恪勤
不孝重賴之而孺人之勞苦怫鬱以至於天死則唯
不孝之遭逢爲之也時不孝驟罹哀酷空囊如洗先
大人賜之沐櫛以歛日賢婦人也爲之拭涕若吾母
以及家之娣姒婢妾無不行哭失聲者孺人病中不
孝屢問所欲言孺人應之曰是呱呱者屬累君我知
君心君庸不知我心卒不言夫不孝自分生平較然
一念交游把臂誰其白我而孺人獨信之於死生之

際孺人知我哉而今而後男婚女嫁以是報孺人乎
抑又何以報孺人之知我也先是里中釁起親黨先
大人引繩爭之不孝偕季弟奔走急難孺人私詫曰
彼行不義多矣夫豈尊卑曲直可動其心且吾家父
子兄弟素志相告語何如今見小忿而舉家赴之乎
旣而先大人亟遷避螫不孝子立禍門隱身焦慮莫
可告訴未嘗不歎孺人之先見識大體也以孺人之
才明如此享年如彼不克佐不孝視先大人含歛以
終婦道是可憫也已夫彤史之職不載於棘人不孝

春其何敢執筆以狀孺人惟念今者啣哀侍母竊伏
草土使孺人而在霸陵耕織可望齊眉遼水蒸嘗不
傷形影而既不可復得孤煢一息恨未卽死孺人其
爲我掃室布席以事先大人於冥冥中也今孺人葬
有日矣而懿實無聞將何以窆諸幽用敢掩淚述其
大畧孺人生於萬曆庚子十二月二十日歿於崇禎
乙亥五月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六男三人長延先邑
庠生娶陸氏己卯孝廉文修公女孺人出次瑞南聘
孫氏國學庶明公女側室周氏出卽向者孺人殤已

子而絕不異視爲他人之子者也次萬林聘崑山王
氏見任鄖襄巡撫澄川公女卽繼室吳氏甥女孺人
出孺人歿時姆抱牀前僅四齡尤爲鍾愛焉女二人
一嫁邑庠生錢孫保國學履之公子孺人出一幼未
字周氏出不孝敬卜崇禎辛巳年十二月十九日葬
孺人於北山桃源澗祖塋之左側負山面水深坎廣
輪白楊臺畔丙舍承前馬鬣封邊層沙隱起奠茲玄
壤永閔芳竟遵先大人命也夫以孺人之淑明柔克
惇修婦道持身則大家典訓育子則鳴鳩平均生前

茶苦痛甚牛衣死後悼亡榮稽藿第雖不孝儼然憂服何心詮次或者立言君子不憚矜憐而延先等其持是以請而辱賜之銘焉不孝暨延先等死且不朽

先世瑣事記

吾家松雲公徙虞以來隱德多矣間有誌銘未載或載而不詳者偶憶庭訓所及自少叅公而下贅述一二庶以告我子孫俾知興起云耳

少叅公三事

少叅公年三十餘歲時館於赤岸李氏自念遭逢偃

蹇庭中有枯杏一株具衣冠拜而祝之功名以開花爲期得子以結實爲兆旦旦視之樹果重榮次年花盛放結子者二後於四十外登鄉榜五十外成進士生文毅公以下共四子壽八十二歲固云賦命自天而篤實淳古之風猶可想見

少叅公爲諸生貧甚住北門內姚家巷暑夕閉門卧木榻上旁置頭巾籠一隻几上麥粥一盃俄見一鬼自門而入將巾籠搬弄幾次公語之曰吾知汝意垂涎此麥粥耳與汝啜之其鬼持盃啜畢竟出門復呼

之日汝食吾粥何不安放巾籠耶其鬼復回將巾籠置舊處出門而沒起視几上麥粥如故公一啜而盡蓋膽氣不撓如此

少叅公性剛鯁不阿里居時嚴相國父封公壽誕諸紳合進稱賀皆長跪捧觴公獨挺立其間時有筆架之號相國聞之弗懌也文毅公戊午中式明年己未相國典會試文毅已入彀相國持之有難色遂乙其卷後相國歸里知文毅爲遠大器意悔之遂主張陳夫人姻事借以修好崇禎辛未會試士春卷爲同邑

某公所乙後亦以締姻解嘲嗟乎彼以私意小怨尼人者豈無冥報哉功名得失吾輩胸襟當以道德義命處之其次則養身讀書做端正人少年人唯此三語硬着脊梁洗眼俟時而已蛇虎當前不以撓吾志氣也

少叅公有却淫奔事未得其詳故不書

文毅公六事

文毅公五六齡時隨任南銓少叅公課讀甚嚴一日方背書忽中止少叅公回顧訶之見土窓上出一物

如猪首狀作青紫色少叅公亟携文毅手就膝間拊之良久而沒竟不知何祥也

文毅公十五歲娶張夫人隨任廣東張夫人病困時少叅公庭訓非五日不入內一夕文毅公就內寢見一婦人從室隅出帶血蹒跚而行至牀前挾帳圍不能開乃言曰原來是他在內之故逡巡而沒士春於先宜人病中自玉峯歸甫入內聞鬼聲甚厲作避去狀彷彿同此顧予福德不及前人萬一乃亦爲鬼子所避耶

文毅公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與黌宮公會一老秀才單姓者在前行偶從後擠之單秀才回顧曰原來是汝糧長胚當時鄉紳子姓稍有遺貲類充糧長故以不識字誚之文毅公歸而發憤拳擊几卓碎之自此下帷冬不解衣夏則納足於甕中避蚊而讀二十一歲科試補增又三年中鄉榜千古偉人固不以富貴爲念然激而思奮猶藉攻苦如此後之子孫悠悠泄泄輒以委命自解不謂之不肖可乎

文毅公屢困公車計偕入京一相士熟視之曰順做

去一侍郎橫做去一侍郎又祈夢韋蘇州祠得句曰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將字作平聲讀恰是
後來地步人生功名富貴前定如此文毅公抗疏廷
杖所謂橫做者耶落得烈烈轟轟垂光千古夫命又
何足限之也

文毅公廷杖先一夕宿朝房時與常州吳復菴編修
俱於是春分較禮闈各有本房門生具酒殺來慰文
毅公連飲幾碗唱蔡伯喈傳奇詞曲旋而鼻息如雷
矣五更後較尉用摘指法拿跪丹墀受杖甫五下一

中貴奉慈寧宮旨大聲曰打便打還我活的自是杖
稍輕兩腿一受五杖一受五十五杖潰爛正相等杖
畢同鄉一武舉負之出西華門一內侍於腰脇間狠
踢一下至寓悶絕恍惚間見關聖躍馬提刀自空中
過刀頭拂掠患處涼透心腑灑然而醒蓋同時受杖
者吳沈艾共四人江陵尤恨兩詞臣必欲死之也江
陵大本已撥殘忍固無足怪而後之論者輒曰才相
萬曆初年非彼不治蓋其人之人品心術亦可知矣
文毅公母張恭人夢星墮門楹如紫葡萄吞之而孕

歿之夕房中忽下一幢如珠燈是夕亦隕星至歿後
爲閻羅畧見神道銘中今更詳之隆慶辛未同年陳
用賓巡撫雲南先一年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
降巫者言曰明年三月十五日常熟趙公到第五殿
閻羅之任此人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
不可挽回但傳語子大夫留心地方事次年丙申文
毅公果以是日病歿陳公見邸報中大臣病故之奏
始大異之郵寄絹素祭章備言其事又一年雲南土
賊阿克亂陳公被逮庾死獄中益信神言不誣夫生
爲名臣死爲明神此尋常事若以竺乾之理論之神
亦墮業報中雖然關壯繆烈烈千古祇此剛正一念
爲之烏在神之果與仙佛殊也

中憲公一事

中憲公性至孝每念幼時多病陳夫人撫育恩勤言
之必至墮淚少年讀書尤墩一夕淚下拭之鮮血盈
袖二十六歲試白下寓牛首梵刹感異兆持準提咒
至老不輟送桂藩回渡洞庭湖風大作舟膠沙上危
甚忽見一白衣婦人自船艙走出遂得無恙家居後

保開堂集 卷二十四
每與士春談生死之理士春謬以方睡無夢主人公
何在爲對輒領之疾革忽問士春日畢竟死時如何
春爾時業識猶熾未知休歇默無以對至今思之負
吾父於地下可勝痛哉

已上十條丁酉季秋士春自萊州歸書於保開堂
中

保開堂集卷第二十四

